

## ◇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



程保平，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

表亲中，我跟二老表同岁。他是大舅的二儿子，读了两年学，就回家种地，后来常年在打工，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说起那次辍学，还有一个惊悚的故事。大概是三年级开学，二老表从学校领回书本文具，看毛笔没套儿，就想到父亲抽屉里有几个竹管，就摸一个过来。但那竹管里有泥巴塞着，掏不出来，他就拿水灌泡，又放在煤油灯上烘烤，不想，“砰”的一声，竹套炸开，不仅煤油灯没有了，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也从此少了一节。原来是雷管。

二老表当即被送往安庆治疗，一个月后回来，拖了很多课，跟不上，他就不想念了。大舅说，那就回家生产吧。就这样，金洲多了一个小农民。如果继续读，或许命运有所改变。以二老表的聪明，多学点知识，至少比现在在做纯苦力要强。

前三月，我在金洲陪老娘期间，有一天想起二老表，就去他家了。我并不打算能遇到，但那天碰巧他在家。他说，在外打馍馍，累病了，这是回来

老屋的门前原来有个菜园，但说是菜园也不怎么贴切，别人家园子里都有的黄瓜、番茄、茄子、辣椒并不常见，园子的东南角是一棵枣树，结细长的马铃枣，紧挨着枣树的是一株小茴香，夏天做“椒糊”、包饺子是一定要放一点的，小茴香的右边就是一簇长得矮壮又泛着黑绿的“玉蜀黍”，结一串一串的小圆粒，初结时是嫩嫩的青白色，成熟了变得又黑又亮，并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就摘来将圆珠子扯去中间的芯子穿成一串一串的项链和手镯。

剩下的，除了两畦韭菜，每一年都毫无例外地种了蚕豆。

开春雨水一充足，那一片蚕豆就疯长起来，这时候，奶奶就会打开园门，一株一株地打顶，我那时却很担心，去了头的蚕豆还能活么？可是，蚕豆们却心无挂虑，春天三月半，油菜花金黄铺着在田野里，蚕豆那明眸善睐似的花朵就一朵朵地开满了植株。

奶奶喜欢她种下的这一片蚕豆。孩子们惦记着菜园子，因为园子里可以种黄瓜，种番茄，有时候也有洋葱。可是奶奶不种它们，嫌费事。于是我们总是不很热心，天旱的时候，奶奶叫我们拎水浇园，总是心不甘情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为国饮”。而楹联作为最小单位的独立文学作品，浓缩了汉语的精华。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在与茶结缘的同时，很自然地，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茶联。如“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泉从石出情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圆”“拣茶为款同心友；筑室因藏善本书”“茗外风清移月影；壶边夜静听松涛”等等，或情辞俱美，温润可感；或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日归可缓，试同歌陌上花来”。记得知堂老人在《泽泻集》中，曾对日本的“茶道”有一精辟的解释。他说：“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此语用来形容茶联亦不为过。有些茶联，虽然通篇无一“茶”字，却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华茶文化的古风今韵与博大精深，以及人们对平凡生活的理性思考。如贵阳图云关一茶亭

## 老 路

修养。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安庆找一个事做，是保安，晚去早归，一天一百块。他递烟给我。我问，你戒了吗？他答，没戒，这些日子咳嗽，早上发现有血丝了。听得我一激灵。

我看了他两次问诊记录，一次在青岛，是他做早点的地方，一次在安庆，是这次回家后的事，前后差一个月，但诊断结果一致，考虑肺部病变。我是认真读过几本医书的，就劝他赶快去医院。他担心地问，是老爹爹那个病吗？说的是他父亲。我说，不好说，总之要看医生。他拖到第三天去看病了，还是我当年陪大舅看病的一一六医院。

此后，他就在医院来回转，胸透，CT，超声波，穿刺，忙了几遍，结论是肺部肿瘤，跟大舅一样的毛病。医生说，叫子女回来吧？二老表说，他们还要吃饭，回来吃什么？又跟我抱怨说，一个什么检查，花了老子四千，骗我钱

呢？他把自己的命看的比钱轻。

我当然不能责怪二老表。外婆家穷，底子薄，到大舅手上更穷，穷得伤心。大舅一辈子当牛做马，不过是把儿女弄成了家，至于成家的质量，恶性循环有什么结果，已不是他能力范围里的事了。小老表当年结婚是招亲，招亲就是把儿子当女儿嫁，从夫权完成妻权的彻底改变。我亲历小老表结婚的全过程，实能体会大舅当时的无奈和心酸。没想到多年后，二老表也把一个儿子当女儿嫁了。二老表心疼的不是钱，是儿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二老表的病情稳定了。家人合计，又送二老表去上海复旦肿瘤医院开刀，这正是我现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那医院是小舅的孙子联系的，那孩子在上海做医生。我听说癌细胞没有扩散，将病灶切除就可以痊愈，心里无比高兴。二老表虽然重走了大舅的路，但还是要幸运得多。

不过，二老表忧心忡忡地说，先交四万二，还交多少不清楚，不如不治了。

## 蚕 豆

不愿的——有什么好处呢？干好活也不能吃到半点甜头。我们宁愿跑到前头别人的奶奶家帮着压水，因为她们的园子里永远都有鲜嫩的黄瓜和被太阳晒得微黄泛红又带着沙瓤的番茄。

但是，五月一到，情形就立刻不同了。园子里的蚕豆饱满了，奶奶随便摸一个小筐就到园子里，摘那饱满却鲜嫩的果实，没有菜了，就当菜炒着吃，那蚕豆嫩嫩的，一出锅，青嫩的蚕豆皮就干巴巴地皱在一起，可是味道却十分鲜美；要么，就煮一锅蚕豆稀饭，稀饭里放半把大米。煮出的稀饭泛着蚕豆特有的深红颜色，吃完稀饭，连馒头也不吃啦，扯着袖头抹一把嘴，赶紧儿找大人喝过的啤酒瓶，洗洗干净，灌上一瓶带到学校里去。

在等待真正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吃蚕豆打发时光，在乡下，没有一个孩子会不喜欢吃蚕豆。一直等到蚕豆老得实在不能再这么吃了，奶奶就趁着它们还有一点水分，把蚕豆皮剥掉，单单留下两瓣泛着黄光的蚕

豆米，再去园中割一把韭菜，那午餐就是一小盆蚕豆米炒韭菜。家里的菜，永远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名头而做上精致的几碟，永远都是一个小瓷盆，除非来了远客，可这一小盆菜却不管怎么吃都是有味的。

但是，终于有一天，蚕豆的叶子也要落了，还剩在蚕豆植株上的豆荚都变成了灰黑色，奶奶就会把它们连根拔起，一只一只地摘下它们最后的果实。太阳好的时候，铺一片蛇皮袋缝制的单子，就在蚕豆们原来生长的地方，使劲地晒它们。这儿最后的蚕豆，一小半是来年的种子，另外一部分就是冬天的小食。冬天下雪的时候，奶奶从麦囤里摸出老蚕豆，炒蚕豆蹦儿，我们的牙齿那么好，越嚼越香。快过年，再摸出一些，在水里泡上一天两天，在吸饱了水的蚕豆上，用小刀细细地划出两道刀口，炸蚕豆花，怎么吃怎么美。

可惜这么多年，枣树锯掉了，小茴香不见了，玉蜀黍也早已没有了踪影，原来的旧园上建起了三间红瓦红墙的房子，奶奶也在那个有月亮的夜晚离我们而去。再也没有地方种一片蚕豆，再也没有人给我们做那样花样繁多的蚕豆吃食了。

## 茶联清芬

有联云：“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路；一亭俯瞰群山，占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这副茶联，写景寓理，言近旨远，看似与茶无关，但它悬于茶亭，自有深意在焉。又如杭州“茶人之家”的“得与天下同其乐；不可一日无此君”，这副茶联，也是无一“茶”字而尽得风流。

天下的好文字都是灵异之鸟，有坚韧的翅膀，能与茶香一道穿越岁月风尘，传递生命体验、情感温度。譬如苏东坡是懂茶爱茶的名士，一生写有茶诗多首。据清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记载，旧时杭州有一家“藕香居”茶室，于坡仙任职杭州时所作的诗歌中各撷取一句，集成一联：“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此联令人叹为观止，很有一种天造地设之感。其实，类

似坡仙的这种审美感知，千百年来，一直在各色人等的心头激荡推涌。譬如《金瓶梅词话》记西门庆第一次在李桂姐家请客，在上茶的时候，应伯爵就曾以一曲《朝天子》加以调侃，也是以好茶喻美色：“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揪不采叶儿楂，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原来一篓儿千金价。”呵呵。

茶联我倒颇做过一些的，譬如“佳茗宜于高处赏；良朋喜自远方来”“活水源头涵道妙；清茶好处得天和”“十年尘梦浑无迹；一夜春雷信有神”“壶内冰心真淡泊；瓯中春意自氤氲”等等，但我到底是个市井中打拼的俗人，最看不得茶楼上的红男绿女，拿足架子，抿一口茶，半闭上眼睛，晃悠着身子，作出两腋风生的模样，好像很有一些天外之想。而事实上，他此刻用力在想的最多也就是“我还真是个雅人啊”罢了。

## ◇ 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



西洲，本名张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作品发表于《诗刊》《安徽文学》《诗歌月刊》《湖南文学》《芳草》《雨花》《山花》《朔方》等，出版散文集《你好，旧时光》，短篇小说集《平地波澜》。

## ◇ 网络诗 李利忠专栏



李利忠，又名李庄、李重之。浙江建德人。长日谋食之余，偶或写点诗文，以遣有涯之生。